

πολιτικά

政治哲學文庫

甘陽 刘小枫 | 主编

张文涛 著

# 哲学之诗

——柏拉图《王制》卷十义疏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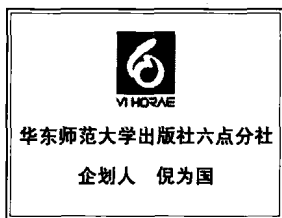
哲学之诗——柏拉图《王制》卷十义疏/张文涛著.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3

(政治哲学文库)

ISBN 978-7-5617-9229-2

I. ①哲… II. ①张… III. ①柏拉图(前 427~前 347)—  
政治哲学—研究 IV. ①B502. 2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04330 号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世界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政治哲学文库

哲学之诗——柏拉图《王制》卷十义疏

张文涛 著

责任编辑 高建红

封面设计 吴正亚

责任制作 肖梅兰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http://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景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插 页 2

印 张 11

字 数 251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17-9229-2/B·686

定 价 38.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 总 序

甘 阳 刘小枫

政治哲学在今天是颇为含混的概念,政治哲学作为一种学业在当代大学系科中的位置亦不无尴尬。例如,政治哲学应该属于哲学系还是政治系?应当设在法学院还是文学院?对此我们或许只能回答,政治哲学既不可能囿于一个学科,更难以简化为一个专业,因为就其本性而言,政治哲学是一种超学科的学问。

在 20 世纪的相当长时期,西方大学体制中的任何院系都没有政治哲学的位置,因为西方学界曾一度相信,所有问题都可以由各部门实证科学或行为科学来解决,因此认为“政治哲学已经死了”。但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政治哲学却成了西方大学内的显学,不但哲学系、政治系、法学院,而且历史系、文学系等几乎无不辩论政治哲学问题,各种争相出场的政治哲学流派和学说亦无不具有跨院系、跨学科的活动特性。例如,“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在哲学系、政治系和法学院同样激烈地展开,“共和主义政治哲学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挑战”则首先发端于历史系(共和主义史学),随后延伸至法学院、政治系和哲学系等。以复兴古典政治哲学为己任的施特劳斯政治哲学学派以政治系为大本营,同时向古典学系、哲学系、法学院和历史系等扩展。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把文学系几乎变成了政治理论系,专事在各种文本中分析种族、性别和族群等当代最敏

感的政治问题,尤其福科和德里达等对“权力—知识”、“法律—暴力”以及“友爱政治”等问题的政治哲学追问,其影响遍及所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后,女性主义政治哲学如水银泻地,无处不在,论者要么批判西方所谓“个人”其实是“男性家主”,要么强烈挑战政治哲学以“正义”为中心无异于男性中心主义,提出政治哲学应以“关爱”为中心,等等。

以上这一光怪陆离的景观实际表明,政治哲学具有不受现代学术分工桎梏的特性。这首先是因为,政治哲学的论题极为广泛,既涉及道德、法律、宗教、习俗以至社群、民族、国家及其经济分配方式,又涉及性别、友谊、婚姻、家庭、养育、教育以至文学艺术等表现方式,因此政治哲学几乎必然具有跨学科的特性。说到底,政治哲学是一个政治共同体之自我认识和自我反思的集中表达。此外,政治哲学的兴起一般都与政治共同体出现重大意见争论有关,这种争论往往涉及政治共同体的基本信念、基本价值、基本生活方式以及基本制度之根据,从而必然成为所有人文社会科学共同关切。就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再度兴起而言,其基本背景即是西方所谓的“60年代危机”,亦即上世纪60年代由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引发的社会大变动而导致的西方文化危机。这种危机感促使所有人文社会学科不但反省当代西方社会的问题,而且逐渐走向重新认识和重新检讨西方17世纪以来所形成的基本现代观念,这就是通常所谓的“现代性问题”或“现代性危机”。不妨说,这种重新审视的基本走向,正应了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多年前的预言:

彻底质疑近三四百年来的西方思想学说是一切智慧追求的起点。

政治哲学的研究在中国虽然才刚刚起步,但我们以为,从一开始就应该明确: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不是要亦步亦趋与当代西方学术“接轨”,而是要自觉形成中国学术共同体的独立视野和批判意识。

坊间已经翻译过来不少西方政治哲学教科书,虽然对教书匠和应试生无不裨益,但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其视野和论述往往过窄。这些教科书有些以点金术的手法,把西方从古到今的政治思想描绘成各种理想化概念的连续统,盲然不顾西方政治哲学中的“古今之争”这一基本问题,亦即无视西方“现代”政治哲学乃起源于对西方“古典”政治哲学的拒斥与否定这一重大转折;还有些教科书则仅仅铺陈晚近以来西方学院内的细琐争论,造成“最新的争论就是最前沿的问题”之假象,实际却恰恰缺乏历史视野,看不出当代的许多争论其实只不过是出新术语争论老问题而已。对中国学界而言,今日最重要的是,在全球化时代戒绝盲目跟风赶时髦,始终坚持自己的学术自主性。

要而言之,中国学人研究政治哲学的基本任务有二:一是批判地考察西方政治哲学的源流,二是深入梳理中国政治哲学的传统。有必要说明,本文库两位主编虽近年来都曾着重论述施特劳斯学派的政治哲学,但我们决无意主张对西方政治哲学的研究应该简单化为遵循施特劳斯派路向。无论对施特劳斯学派,还是对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共和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等,我们都主张从中国的视野出发深入分析和批判。同样,我们虽强调研究古典思想和古典传统的重要性,却从不主张简单地以古典拒斥现代。就当代西方政治哲学而言,我们以为更值得注意的或许是,各主要流派近年来实际都在以不同方式寻求现代思想与古典思想的调和或互补。

以自由主义学派而言,近年来明显从以往一切讨论立足于“权利”而日益转向突出强调“美德”,其具体路向往往表现为寻求康德与亚里士多德的结合。共和主义学派则从早年强调古希腊到马基雅维里的政治传统逐渐转向强调罗马尤其是西塞罗对西方早期现代的影响,其目的实际是缓和古典共和主义与现代社会之张力。最后,施特劳斯学派虽然一向立足于柏拉图路向的古典政治哲学传统而深刻批判西方现代性,但这种批判并非简单地否定现代,而是力图以古典传统来矫正现代思想的偏颇和极端。当然,后现代主义和

后殖民主义各派仍然对古典和现代都持激进的否定性批判态势。但我们要强调,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各种流派无不从西方国家自身的问题出发,因而必然具有“狭隘地方主义”(provincialism)的特点,中国学人当然不应该成为任何一派的盲从信徒,而应以中国学术共同体为依托,树立对西方古典、现代、后现代的总体性批判视野。

中国政治哲学的开展,毫无疑问将有赖于深入地重新研究中国的古典文明传统,尤其是儒家这一中国的古典政治哲学传统。历代儒家先贤对理想治道和王道政治的不懈追求,对暴君和专制的强烈批判以及儒家高度强调礼制、仪式、程序和规范的古典法制精神,都有待今人从现代的角度深入探讨、疏理和发展。近百年来粗暴地全盘否定中国古典文明的风气,尤其那种极其轻佻地以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标签一笔抹煞中国古典政治传统的习气,实乃现代人的无知狂妄病,必须彻底扭转。另一方面,我们也并不同意晚近出现的矫枉过正,即以过分理想化的方式来看待儒家,似乎儒家或中国古典传统不但与现代世界没有矛盾,还包含了解决一切现代问题的答案,甚至以儒家传统来否定“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传统。深入研究儒家和中国古典文明不应采取理想化的方式,而是要采取问题化的方式,重要的是展开儒家和中国古典传统内部的问题、矛盾、张力和冲突;同时,儒家和中国古典传统在面对现代社会和外部世界时所面临的困难,并不需要回避、掩盖或否认,倒恰恰需要充分展开和分析。中国政治哲学的开展,固然将以儒家为主的中国古典文明为源头,但同时必以日益复杂的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为动力。政治哲学的研究既要求不断返回问题源头,不断重读古代经典,不断重新展开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以前的古老争论,又要求所有对古典思想的开展,以现代的问题意识为归依。古老的文明中国如今已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现代国家,处于前所未有的全球化格局之中,我们对中国古典文明的重新认识和重新开展,必须从现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的复杂性出发才有生命力。

政治哲学的研究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无论是批判考察西方

政治哲学的源流,还是深入疏理中国政治哲学传统,都有待学界同仁共同努力,逐渐积累研究成果。但我们相信,置身于 21 世纪开端的中国学人正在萌发一种新的文明自觉,这必将首先体现为政治哲学的叩问。我们希望,这套文库以平实的学风为我国的政治哲学研究提供一个起点,推动中国政治哲学逐渐成熟。

2005 年夏

教者，政之本也；道者，教之本也。  
有道，然后教也；有教，然后政治也。

——汉·贾谊《新书·大政》

诗之教，是从人之心志上养其善端，  
消其邪恶，以为美政之本。

——清·杨名时《诗经札记》

## 前 言

为什么要重新翻译和解读柏拉图的《王制》?

一个研究者选择其心仪的研究对象,其理由除了来自生命中美好的偶然,还必须有思想及义理上的必然。在西学经典中,柏拉图的《王制》不仅是哲学经典,也是政治学经典,更可谓经典中的经典,原典中的原典。不过,这些都不是最根本的理由。《王制》一书的希腊原名为 *Politeia* (*Πολιτεία*),其根本含义关涉于生活方式。<sup>①</sup>可以说,《王制》根本上讲述的是生活方式的好坏及其选择这一重大问题(参 344e、347e、352d、365b、578c、608b)。由此,对我来说,选择《王制》为题,与理解自己以及当下中国的生存困惑,思考应然的生活理念,选择正当的生活方式,息息相关。

可是,在我自己的生活与柏拉图的大书之间,还有显而易见的巨大时空阻隔,前述关系如何可能轻易就建立起来?其实对于任何经典阅读来说,这都是一个老而新的大问题。这里显然无法展开来充分讨论,只能简要表明一点线索。

选择何种生活方式与生活理念,首先属于思想问题,而在我看

---

① 参 A. Bloom, trans., *The Republic of Plato* (《柏拉图的〈王制〉》), 2<sup>nd</sup> ed., New York, 1991, 页 440。

来,要想真正把握思想问题的切实含义,除了思考者自身必需的感觉能力外,更重要的是,必须将思想问题放置到思想史中去理解。因此,要切实地感知和理解当下中国生活所面临的种种问题,特别是其思想史根源,就必须将其置于现代中国思想史,并最终将其关联于现代中国思想史迄今仍处身其中的古今问题与现代性问题。但是,中国思想史的现代性问题根本上是由于西方(现代)思想的进入而被带出(逼出)来的。换言之,我们必须进一步搞清西方思想史中的古今之争与现代性问题,才可能真正看准中国思想史的问题脉络与观念症候。可是,西方思想史中的现代性问题真正进入中国学界的视野不过十余年,而且,全面理解这一问题所必需的思想史大背景——古今之争——得到国人的注意,不过极晚近的事。如果始终限于现代性视野本身来思考现代性问题,其必然无果的结局可想而知(尽管众多中西学人无论如何都看不穿这个道理)。

若欲真正弄懂西方现代思想的种种观念和意识,就必须回到西方的古典思想,从头读起。<sup>①</sup> 柏拉图就这样重新进入了我们的视野。作为西方思想传统,尤其是西方(古典)政治哲学的奠基人之一,柏拉图是我们重新理解西方必须不断回溯的一个起点,而《王制》则是柏拉图最为重要的一部著作。

国人早就读过柏拉图的《理想国》,可惜缺乏真切的问题意识以及恰切的读书方法。重读(重译和重释)这部大书,我以为意义重大。如前所述,这重大意义首先是针对自己而言(生活信念关怀);其次是希望能推进中国学界对西方思想传统的深入认识,由此推进对我们自身问题的深入认识。

明白了回归古典的必然性后,如何回归是接踵而至的另一个大

---

① 关于中国西学研究必须从古典西学从头开始的更详细讨论,请参拙文《古典学与思想史:关于未来西学研究之意识和方法的思考》,载《中国图书评论》,2007年第9期。此文的重补修订版(《施特劳斯、古典学与中国问题》)收于徐戡编,《古今之争与文明自觉:中国语境中的施特劳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问题。柏拉图的《王制》是一部充满争议的著作，但无论我们对《王制》所表达的的观点持认同抑或批判的态度，首要任务都是先从字词、文句上弄清《王制》本身说了些什么。因此，文本细读的方法是有有效重读的基础。重新理解西方思想史，必须从重新阅读和解释经典入手，而经典解释必须首先依循的就是文本细读的方法。

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真正做到文本细读。

《王制》诚然是哲学或政治哲学文本，但它首先是一部古典文本。在西方学界，研究《王制》的众多学者除了分布在哲学、政治（哲）学、伦理学等国人比较熟悉的现代学科，还有相当部分分布于国人较为陌生的一个专门领域——古典学（专事古希腊—罗马古典文本的考订、注疏和解读的学问）。如果想要真正弄清《王制》说了些什么，我们必须首先回到这部用古希腊文写就的古典文本本身。就是说，我们必须首先求助于西方古典学者的成果。

古典学者的工作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把我们领回到古典文本：一是提供校勘精良的原文文本，二是进行文字的训诂释义，三是指示思想和历史的背景，建构古典文本的互文性、历史性释读语境。这三点总体上可谓考据的含义。这方面，我们不仅要依赖西方古典学者的相关工作，还要尽量掌握他们的最新进展。

不过，古典学者的工作大多不只限于考据，还进行义理阐释，而这时他们往往会多有失手。原因在于，其释义进路一方面往往过多受语文、文学及历史视野的限制，另一方面则极易受到种种狭隘的现代思想观念的影响。所以，面对《王制》这样的古典思想大文本，如果仅仅依赖语文学家的工作，不仅远远不够，还容易走歪路。

如何可能理解伟大的思想文本？我觉得一位台湾学者的话颇有启发：“思想史的研究，是菩萨与菩萨相印证的功夫，唯佛能知佛，唯圣能知圣。”<sup>①</sup>换言之，我们需要大家的眼光。如果说，古典语文学家

---

① 龚鹏程，《晓明思想》，商务印书馆，2005，页18。

的工作是我们的拐杖,那么,思想(史)大家的眼光就是我们的路标。要想在西方思想史的问题脉络中来理解柏拉图及其《王制》,我们必须跟随西方那些作为思想(史)家的解经大家。

总之,在我看来,重新阅读柏拉图的《王制》,实可谓现代性问题意识中的一种解经实践。这一解经实践的方法,必须结合考据和义理,结合古典语文学进路与思想史解释进路。稍嫌简单化地借用中国传统经学的说法,就是结合“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进路。因此,细读《王制》所采用的学问样式,堪称西学中的经学。

藉由这一学问样式,我期望自己的重读能扎实而有所获,一方面能为学界提供一部译文忠实、注释详细的《王制》研究性译本,另一方面则能在义理解读上初窥柏拉图思想的堂奥,为学界,尤其为我自己对西方思想大传统的进一步阅读和认识,建立起一个可靠的基点。

中国人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于我而言,在朝向柏拉图、朝向古典的回归途上,这句话仍然是最好的勉励。

# 目 录

前言 / 1

引论 / 1

## 哲学之诗：《王制》卷十义疏

第一章 诗与立国：制作与政治(595a1—3) / 71

第二章 诗与模仿：镜中的幻象(595a4—602c3) / 76

第三章 诗与模仿：灵魂中的立法(602c4—607a9) / 111

第四章 哲学与诗的古老纷争(607b1—608b10) / 146

第五章 从申辩到故事 / 156

第六章 冥府中的上升(614a5—621b7) / 162

第七章 记忆与拯救(621b8—621d3) / 197

第八章 结语：哲学之诗 / 206

## 《王制》卷十译笺

参考文献 / 321

后记 / 332

# 引 论

## 一 《王制》与古典政治哲学的起源：政治、哲学与灵魂

### (一)

《王制》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正如海德格尔的著名弟子克吕格(G. Krüger)在其关于《王制》的导言中开宗明义就写到的：

《王制》完全有理由被视为柏拉图的代表作。这部作品不仅由于其外在的规模而出类拔萃于其他作品之上(只有《法义》的篇幅超过它)，其内容之丰富也是无与伦比的。因为它总结了柏拉图曾经思考过的所有重大问题——人的德性与政治、诗歌与教育、精确的科学、哲学以及神话，……并且展示出每一主题在柏拉图整个思想体系中所处的地位。<sup>①</sup>

---

<sup>①</sup> G. Krüger,《〈王制〉要义》，见刘小枫选编，《〈王制〉要义》，张映伟译，华夏出版社，2006，页1。

当代著名柏拉图研究学者费拉里(G. R. F. Ferrari),在其为剑桥大学出版社编的最新《剑桥柏拉图〈王制〉指南》导言中,也说了一番类似的话:

无疑,《王制》是柏拉图的史诗。在其规模上,在其复杂程度上,在其所提问题——不管是解释学性质的问题还是纯粹哲学性质的问题——之无可穷尽的丰富性上,《王制》都是柏拉图在其有生之年达到的一部真正成功的史诗。不必提醒《法义》在此点上的联系。《法义》并不像《奥德赛》之于《伊利亚特》那样之于《王制》,《法义》之于《王制》就像《芬尼根守灵夜》之于《尤里西斯》。《王制》是柏拉图的哲学性《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联合。<sup>①</sup>

两位作者都提到了《法义》或《法义》与《王制》的可能关联。的确,在柏拉图的对话中,至少从规模(篇幅)和论题(政治)上看,只有《法义》能与《王制》相提并论,不过费拉里似乎认为,《法义》之于《王制》只有从属的地位。无独有偶,就这一点而言,施特劳斯(Leo Strauss)有更为明确的说法:

柏拉图是在两部书中表达他的政治学说的,即《王制》和《法义》。但是,柏拉图清楚无误地表明,《法义》的主题(subject-matter)在等级上低于《王制》的主题,或者说,《法义》隶属于《王制》。<sup>②</sup>

施特劳斯是在他论述马基雅维里的专著的起首处说这番话的。的确,通常认为,《王制》是西方“政治学史”或“政治哲学史”上的第一

---

① G. R. Ferrari,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Plato's Republic* (《剑桥柏拉图〈王制〉指南》), Cambridge, 2007, 页 XVI。

② 施特劳斯,《思索马基雅维里》,申彤译,译林出版社,2003,页 9。

要典。费拉里在为“剑桥政治思想史原著系列”的《王制》新译本做导言时,一开始也是说,“柏拉图的《王制》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第一部伟大的作品,两千多年来一直制约着政治思想家们的想像。”<sup>①</sup>由此,《王制》与后来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霍布斯的《利维坦》这些政治(哲)学要典位于同一系列之中。比如,当代马基雅维里研究名家曼斯菲尔德(H. C. Mansfield)教授在其关于《君主论》的引言中,就不可避免地提到了《王制》:

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是迄今最著名的政治论著,能够与之匹敌的是柏拉图的《王制》。不过,《王制》是在论述政治之上的东西(things above politics)的语境中讨论政治的,政治结果处在有限、从属的地位。在《君主论》中,我们将会看到,马基雅维里在论述政治时,也顺带讨论了政治以外(outside)的问题,但结论大不一样。<sup>②</sup>

曼斯菲尔德的话中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他似乎认为不是《王制》而是《君主论》才是最著名的“政治”论著,与此相关的是,第二,在《王制》中,“政治”只处于从属的地位。这让我们不由得想,这一说法与施特劳斯说的《法义》之于《王制》处于从属地位是不是一样的呢?那么,《王制》中的“政治”从属于什么?什么是“政治之上的东西”(things above politics)?在施特劳斯这里,《法义》与《王制》究竟有什么区别?

① G. R. F. Ferrari, "Introduction" (《导言》), 见 G. R. F. Ferrari, ed., T. Griffith, trans., *The Republic*, Cambridge, 2000, 页 XI。

② 曼斯菲尔德,《引言》,见马基雅维里,《君主论》,高耀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页 8(译文有改动)。接下来的话是:“在马基雅维里看来,政治不受其范畴之上(above)的事物限制,倒是通常被视为处在政治范畴之外(outside)的事物要受到政治的支配……因此,如果认为政治是为其自身利益行事的,不受其范畴之上(above)的任何事物限制,那么,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就是最著名的政治论著。”

不妨对比一下施特劳斯在专门论述《王制》和《法义》时的说法。关于前者,他说,“《王制》是柏拉图最著名的政治性作品,是所有时代最著名的政治性作品”;<sup>①</sup>关于后者,他说,“《法义》是柏拉图最具政治性的作品,甚至可以说是他唯一的政治性作品。”<sup>②</sup>施特劳斯一向以措辞精微著称,这里的两句话颇值得玩味。两句话的差别在于“著名”一词。《王制》不是“最具政治性的作品”,只是“最著名的政治性作品”,这是不是说,“著名”表明《王制》的政治性其实只是一个假象或一个误解,只是看起来最具“政治性”而已?换言之,“著名”不过基于一种流俗的“意见”,这种意见认为,《王制》关心的是甚至仅仅是政治事物?

《法义》与《王制》最显著的差别是,在《法义》中苏格拉底不见了,准确地说,是“哲人”苏格拉底不见了,而在《王制》中,“理性或理智从一开始就引导着城邦的建立,并最终在日光朗朗中统治了城邦,没有任何淡化或伪装。”<sup>③</sup>也就是说,在《法义》中哲学似乎处于缺席状态,而在《王制》中,哲学从头到尾都明显居于统治地位。那么,“哲学”看来就是曼斯菲尔德说的《王制》中“政治”所从属的东西,是“政治之上”的东西?施特劳斯说从主题上看《法义》低于《王制》,意思是否即,由于《法义》的主题是“政治”(立法)、《王制》的主题是“哲学”,从而《法义》低于或从属于《王制》?

可是,要说《王制》不是一部“政治”作品似乎也难服人,因为这种“意见”并不是今人的看法,按照公元三世纪第欧根尼·拉尔修所记,

① L. Strauss, *The City and Man* (《城邦与人》), Chicago, 1964, 页 62。

② L. Strauss, *The Argument and the Action of Plato's Law* (《柏拉图〈法义〉的论证和情节》), Chicago, 1975, 页 1。施特劳斯接下来说道:“因为在其中,雅典异邦人这个主角,为一个将要建立的城邦精心阐述了一套法典,就是说,他涉入了政治行动。在《王制》中,苏格拉底建立了一个言辞中即非行动中的(或译非事实上的)城邦,由此,《王制》并未在事实上给出最好的政治秩序。”另参施特劳斯,《柏拉图》,见施特劳斯、克罗波西主编,《政治哲学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页 76。

③ L. Strauss, 《柏拉图〈法义〉的论证和情节》,前揭,页 38。